

地中海上的较量 · 唐宪宗平藩淄青 · 清朝旧式战船

战争事典

WAR STORY / MOOK 043 18/05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一代强藩的崩塌

唐宪宗平定淄青李师道之役始末

血色金秋

1862 年马里兰会战

三腿的美杜莎

迦太基和罗马的西西里争夺战

大视野下的意大利战争

查理五世和他的地中海时代

外强中干，华而不实

清朝旧式战船、水师与海防



台海出版社

地中海上的较量 · 唐宪宗平藩淄青 · 清朝旧式战船

战争事典

WAR STORY / MOOK 043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事典 .043, 地中海上的较量 · 唐宪宗平藩淄青
· 清朝旧式战船 /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 -- 北京: 台海
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68-1845-9

I. ①战… II. ①指… III. ①战争史 - 史料 - 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8534 号

战争事典 .043, 地中海上的较量 · 唐宪宗平藩淄青 · 清朝旧式战船

著 者: 指文烽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俞滢荣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视觉设计: 周 杰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16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845-9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大视野下的意大利战争

查理五世和他的地中海时代 / 2

一代强藩的崩塌

唐宪宗平定淄青李师道之役始末 / 46

血色金秋

1862 年马里兰会战 / 106

三腿的美杜莎

迦太基和罗马的西西里争夺战 / 156

外强中干，华而不实

清朝旧式战船、水师与海防 / 175



前言

PREFACE

自 1494 年法国出兵那不勒斯，意大利便成了西班牙与法国争夺的焦点，是以查理五世即位西班牙国王后，便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进行了殊死较量。与此同时，随着奥斯曼帝国不断向西开边拓土，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同样引人瞩目。种种精彩尽在《大视野下的意大利战争——查理五世和他的地中海时代》。

“安史之乱”期间，孤悬海外的东北重镇平卢被迫南移至青齐，遂成淄青。淄青镇自李正己担任节度使以来，家族内部三代世袭，雄踞齐鲁近六十年，但在唐宪宗的征伐下，只七个月便分崩离析了。《一代强藩的崩塌——唐宪宗平定淄青李师道之役始末》讲述的便是这段历史。

1862 年 9 月，邦联的李将军带领北弗吉尼亚军团入侵马里兰州，一场惨烈的对攻战就此拉开帷幕。为争夺马里兰，南北双方经历了美国内战中无比血腥的“一日战役”——安提塔姆战役！《血色金秋——1862 年马里兰会战》带你回顾这场促使林肯宣布《解放宣言》的大会战。

在古希腊时代，西西里岛上散落着许多殖民城市，其中希腊城邦叙拉古实力强横，常与迦太基争夺岛屿的控制权。而罗马随着实力的强盛，也掺和进这场斗争。《三腿的美杜莎——迦太基和罗马的西西里争夺战》为你详述三方势力在西西里的角逐以及第一次布匿战争！

鸦片战争中，几乎每场战役都是英军舰队与清军沿海炮台作战，清军水师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外强中干，华而不实——清朝旧式战船、水师与海防》一文将为你解答疑惑，从多个方面梳理清朝水师各阶段的状态和战斗力。

指文烽火工作室

2018 年 5 月

大视野下的意大利战争

查理五世和他的地中海时代

作者 / 赵恺



伸入地中海的“女士长靴”

15 世纪末的意大利依旧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整个亚平宁半岛自北往南，分别为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国、那不勒斯五大强国瓜分，除此之外更有热那亚等小国散布其间。这之中，那不勒斯与西班牙王室关系紧密，其君主斐迪南一世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堂兄，但这位西班牙贵族在当地的统治却并不不得人心。随着 1494 年 8 月国王斐迪南一世突然病故，那不勒斯陷入了动荡之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宣称 13 世纪统治南意大利的安茹王朝本为法国王室的分支，因此那不勒斯是法兰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借口统率数万精兵南下争位。“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就此揭开序幕。



▲ 法国军队进驻那不勒斯

再看此时的意大利诸国，米兰、佛罗伦萨均囿于政局动荡，威尼斯引而不发、坐观其变，教皇国则有心无力、孤掌难鸣，其他城邦更是慑于法国王室的兵威，无不俯首帖耳。因此查理八世的军队一路南下，犹入无人之境，于1495年2月以“解放者”的身份控制了那不勒斯大半国土，并逼迫西班牙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年）加冕其为那不勒斯国王。

面对查理八世一举并吞那不勒斯的举动，西班牙王室自然不能容忍，国王斐迪南拜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ordoba，1453—1515年）为帅，领2100名精兵跨海驰援那不勒斯。单纯从纸面实力来看，投入意大利战场的西班牙军队不及法国人的十分之一；但法军劳师远征，后勤补给完全依赖于阿尔卑斯山间的崎岖小路，而西班牙人拥有制海权，进退显然更为自如。因此战端一开，西班牙人初时虽略受小挫，但很快便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不断通过小规模交锋削弱对手的力量。粮饷匮乏的法国人没过多久便军纪涣散，在意大利到处烧杀劫掠，引发了各方势力的普遍不满。神圣罗马帝国趁势出面，勾连威尼斯、米兰、教皇国各方势力，威胁法国军队的后方。

腹背受敌的查理八世不得不于1495年10月率部从那不勒斯北归，沿途米兰等意大利城邦出兵邀击，令法国军队伤亡惨重。事后，法国人为了掩饰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宣称是因为其士兵在那不勒斯驻守期间大量感染了梅毒而导致战斗力直线下降的。因此在法国，梅毒又被称为“那不勒斯病”。因这种病毒是从法国散播到整个欧洲的，欧洲人其实更喜欢称其为“法国病”。当然从相关资料来看，真正将梅毒传入欧洲的，可能是那些跟随哥伦布从新大陆返回欧洲的水手们。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被视为是印第安人收下天花等旧大陆疾病之后的“回礼”。

在意大利战场上联袂击败法国之后，1496年西班牙以110艘战舰、上万名侍从的庞大送亲队伍，将公主胡安娜送往尼德兰与神圣罗马帝国王子“美男子”腓力完婚。这场令整个欧洲为之侧目的婚礼，集中展现了西班牙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宣告了欧洲大陆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两大帝国的结合。但是令整个欧洲没有想到的是，查理八世撤离意大利带走的一个人，却无意间开启了一场席卷地中海国家近一个世纪的腥风血雨，这个人便是奥斯曼帝国的王子——杰姆（Cem Sultan，1459—1495年）。



▲ 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年）以弱冠之年，率领8万大军在新型重炮的支援下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消息传来，整个欧洲为之震动。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延续千年的帝国被彻底埋葬，更代表着欧洲东南部将暴露在奥斯曼帝国的兵锋之下。可以预见：骁勇善战的奥斯曼帝国陆军将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涌入巴尔干半岛。同时，挂着星月图案的战舰也将从金角湾^①出击，扑向黑海和被奥斯曼帝国称为“白海”的地中海东部。面

对奥斯曼帝国的海上扩张，首先被冲击的自然是在该地区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威尼斯共和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尼斯人曾是奥斯曼灭亡拜占庭的主要帮凶。在1203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曾出于自身利益，引导来自欧洲的圣战者们将矛头对准拜占庭帝国，一度令其元气大伤。而此后威尼斯在经济上长期针对拜占庭，更令其国库空虚、积贫积弱。即使在奥斯曼大军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之中，近在咫尺的威尼斯人依然保持着作壁上观的姿态，仅派遣8艘战舰、千余士兵前往支援。

正如马基维利所言：“今天舍不得花十枚金币扑灭灾祸之源的吝啬鬼们，明天就会为了损失一千枚金币而捶胸顿足不已。”威尼斯人虽然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不久，便试图与奥斯曼帝国修好，但地缘政治上的冲突还是令威尼斯人很快便

^① 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从马尔马拉海伸入欧洲大陆，长约7公里，是拜占庭和奥斯曼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军港和贸易中心。

尝到了养虎为患的苦果。1463年，穆罕默德二世借口威尼斯窝藏奥斯曼帝国的通缉犯，出兵围攻威尼斯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殖民地。威尼斯虽然动员强大的外交和经济力量，鼓动巴尔干半岛乃至匈牙利、瓦拉几亚等国联手对抗奥斯曼帝国，但国力上的巨大差异，最终还是使威尼斯人在苦苦抵抗了16年之后，被迫向穆罕默德二世屈膝求和。

在最终签署的和平协定中，穆罕默德二世没有坚持要求威尼斯必须放弃在希腊、爱琴海拥有的所有领土，每年上贡的金币也仅为最初要求的十分之一，但这些慷慨的背后却是更为深远的算计：16年的海陆交锋，令奥斯曼帝国深感自己在航海、造船诸领域与威尼斯等欧洲国家尚有差距，要迎头赶上还需时日，而唯利是图的威尼斯恰好就是他们汲取西方先进技术的绝佳窗口。

因此，奥斯曼帝国不仅特许威尼斯与自己通商，更竭力笼络其文化精英。和约订立之初，穆罕默德二世借口国内没有擅长人物肖像的画手，重金邀请威尼斯画家简提列·贝里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年）为其绘像。在这种刻意营造出的千金买骨的氛围下，奥斯曼帝国在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始赶上甚至反超欧洲。而大批对大海同样充满向往的奥斯曼年轻人更是纷纷驾船出发，在地中海掀起了一股海盗狂潮。

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晚期，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扩张方向为：向西，夺占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地；向东，吞并拜占庭的残余势力——特拉布松帝国（Empire of Trebizond）和土库曼人建立的“白羊王朝”（White Sheep Dynasty），并最终与盘踞中东的帖木儿帝国争夺幼发拉底河流域。陆地上的连年厮杀，令奥斯曼帝国一度无暇顾及地中海方向的扩张。被基督教世界视为最后一支十字军的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趁势以罗德岛为中心不断袭扰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这令穆罕默德二世不胜其扰，最终决定于1481年纠集海陆大军，准备御驾亲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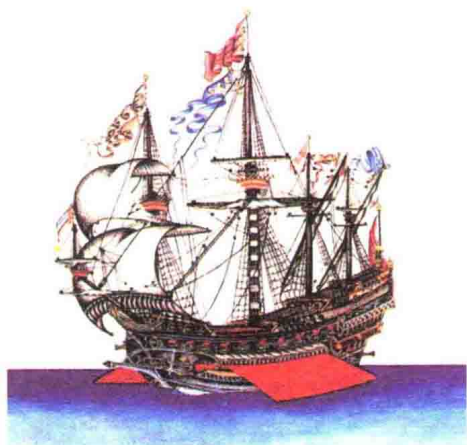
就在医院骑士团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之际，5月3日，穆罕默德二世却病逝于军营之中。由于穆罕默德二世死前并未册立王储，而长子穆斯塔法（Mustafa）又早于三年前便已然离世，因此当穆罕默德二世驾崩的消息传来后，次子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47—1512年）与三子杰姆随即展开了一场争夺王位的内战。

奥斯曼宫廷普遍支持杰姆，但巴耶济德却得到了更为关键的近卫军的支持。杰姆虽屡败屡战，但终究力不能敌，只能逃往罗德岛，寻求医院骑士团的庇护。

杰姆在罗德岛盘桓了14年，期间，醉心于重组十字军、收复君士坦丁堡乃至圣地耶路撒冷的罗马教廷不断遣使与之沟通，希望能以他旗帜挑起奥斯曼帝国新的纷争。但巴耶济德二世登基之后便着手推进一系列内部改革，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建立了惠及各个阶层的税收制度，令杰姆及其后台老板无机可乘。此外，欧洲各国此时正忙于内斗，也无心资助杰姆前去夺权。

1494年末，杰姆突然抵达罗马，后世大多认为他是受到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邀请。但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杰姆此行很可能是源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鼓动，毕竟此时出兵席卷意大利的查理八世，打的便是效仿十字军远征奥斯曼帝国的主意。而在法国军队撤离之时，杰姆也跟随查理八世离开了罗马，但最终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军中。有人认为其死于政治暗杀，而凶手恰恰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但无论真相如何，杰姆的死对其兄巴耶济德二世而言，可谓天大的好消息。在假惺惺地为弟弟服丧三日之后，不再担心基督教世界会另立苏丹的巴耶济德二世开始在地中海加快扩张速度，矛头直指威尼斯共和国。

15世纪9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海盗集团逐渐成了气候。起初，这些海盗多为个人行为，主要针对西地中海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西部沿海地区，威尼斯人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然而，随着1492年摩尔人在西班牙南部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的陷落，奥斯曼帝国的海盗开始将矛头转向东方，并建造出了超越传统桨帆战舰的西班牙式“盖伦”（Galleon）大帆船。海盗出身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元帅凯马尔·列伊斯（Kemal Reis, 1451—1511年）在主持这一军事改革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将原本用于摧城拔寨的火炮搬上了战舰。



▲ 1495年，奥斯曼帝国第一艘“盖伦”大帆船“葛克”号下水服役

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在东地中海跃跃欲试，不仅连续袭扰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地，还击退了以罗德岛为中心的医院骑士团海上武装。1499年1月，凯马尔·列伊斯统率一支由20艘“盖伦”大帆船、67艘桨帆战舰、200多艘小型排桨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进入希腊沿海，攻击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地。威尼斯方面虽然倾尽全力，但仅能动员17艘大帆船、47艘桨帆战舰和100余艘小型战舰。在阻击奥斯曼帝国的“佐奇奥海战”（Battle of Zonchio）中，威尼斯舰队被奥斯曼帝国的舰载火炮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威尼斯海军将士上下一心、勇于拼命，最终避免了全军覆没，但此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希腊沿海最为优良的军港——勒班陀（Lepanto），在威尼斯的海外殖民体系中打入了一个坚实的楔子。而此刻谁也不会想到，勒班陀这个奥斯曼帝国雄视地中海的起点，最终也将成为其向西扩张的终点，只是历史走完这一兴衰成败的循环，足足需要70年的光阴。

神圣同盟：西班牙与法国、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博弈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敢于正面挑战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霸权，不仅在于其韬光养晦多年，麾下舰队船坚炮利；很大程度上更是吃准了此时欧洲诸国钩心斗角，根本无心合作。果不其然，奥斯曼帝国正式向威尼斯人发起挑战的同时，法国军队再度侵入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虽还未被正式卷入战团，但也不得不处处留意形势的发展，因此无法集中力量与奥斯曼帝国抗衡。

法国人之所以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与其王权更迭不无关系。查理八世回到法国后不久便死于一起意外^①，由于没有留下子嗣，王冠随即被戴在了瓦卢瓦王朝旁系奥尔良公爵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年）头上。由于得位不正，路易十二格外重视文治武功：对内，他改革司法，减轻税赋，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对外，他翻出族谱，宣称其祖母出生米兰公爵斯福尔扎家族（House of Sforza），理应领

^① 一般认为，查理八世是在1498年4月7日通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时，不幸撞上了门框而死。但一些史料宣称查理八世身材矮小、双腿佝偻，很难够到门框，因此也有人认为其死于在那不勒斯感染的梅毒。



▲率部远征意大利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

有米兰，以此为借口向米兰发兵。

由于昔日查理八世进军那不勒斯时，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 1452—1508年）首鼠两端，先是充当“带路党”，邀请查理八世入主意大利；但当形势发生逆转后，他又率军拦截法军归师。因此，当路易十二宣称将夺回米兰这座本属于自己的城市时，法军上下无不因此前仇而格外卖力。另一方面，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也审时度势地站在了法国人这边。在法军的强攻下，1499年9月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弃城而逃。此后，他曾一度投靠哈布斯堡王朝试图纠集力量展开反攻，但最终兵败被俘。

眼看席卷米兰的战火，随时有可能再度燃烧到那不勒斯境内，西班牙人决定暂避法军锋芒。他们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于1500年与法王路易十二签署《格拉纳达条约》，形成与法国瓜分那不勒斯的局面；另一方面则加紧外部布局。西班牙人深知，法国在意大利的扩张离不开威尼斯的支持，而对以海上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在意大利半岛上扩张领土，远及不上地中海贸易网络中关键性岛屿的得失。因此，当地中海东部的势力范围遭到奥斯曼帝国的侵蚀后，威尼斯急切地希望得到欧洲强国的支持。为笼络威尼斯，西班牙人在稳定了那不勒斯的战线之后，随即委派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前往威尼斯在希腊沿海的殖民据点，以便进行支援。

1500年9月，科尔多瓦率部抵达地中海东部战场。此时威尼斯的形势越发危急：控制了勒班陀之后，奥斯曼帝国海军可以在东地中海长期逗留，并以1479年夺占的凯法利尼亚岛（Cephallenia）为前进基地，将整个希腊半岛西部海域收入囊中。

凯法利尼亚岛位于希腊南部，是一处紧要的海上咽喉，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 地处战略要冲的凯法利尼亚岛

相传为荷马史诗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乡。因此，西班牙援军一抵达战场，威尼斯方面随即集中两国联军猛扑凯法利尼亚岛。但威尼斯人不善陆战，科尔多瓦麾下亦不过千余兵马，对于动辄出兵上万的奥斯曼帝国而言，如此孱弱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撼动其在凯法利尼亚岛修建的防御工事。是以正忙于挥师横扫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巴耶济德二世并没有急于向该地派出援军，甚至授意海军司令凯马尔·列伊斯趁着威尼斯和西班牙舰队进攻凯法利尼亚岛之际，将舰队集中于伯罗

奔尼撒南端的莫顿岛（Methoni），以保护己方的海上补给线。

巴耶济德二世的抉择，从战略上来看无可厚非。奥斯曼帝国舰队移师莫顿之后，遭遇了威尼斯海军主力。面对三倍于己的星月舰队，威尼斯人识相地卷旗撤退。但是在另一条战线之上，西班牙人却创造了奇迹。在工程兵大师佩特罗·纳瓦罗（Pedro Navarro，1460—1528年）的帮助下，西班牙远征军用炸药摧毁了凯法利尼亚岛上奥斯曼帝国的城堡，短短两个月内便攻占了这座战略意义非比寻常的岛屿。威尼斯共和国由此在希腊沿海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此后，威尼斯与奥斯曼之间的战事转变为了规模较小的海上破交战。凯马尔·列伊斯派出大批小规模私掠舰队去袭击威尼斯商船及其护卫舰队；威尼斯人则使用新型的西班牙式大帆船，将水手人数减到最低，改挂中立国的旗帜，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化整为零地航向东方，并加紧动员自己在北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 of Egypt）参战。

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1503年奥斯曼帝国迅速接受了威尼斯的和谈请求。根据和约规定，威尼斯被迫放弃其在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诸多据点，但可以保留西班牙远征军协助夺回的凯法利尼亚岛、伊萨基岛等希腊沿海诸岛。东地中海的战线虽然依旧犬牙交错，但是经此一役，奥斯曼帝国用事实证明了其海军有实力在主力决战中击败欧洲舰队，这一份信心远比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土

更为宝贵。西班牙作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不仅履行了其罗马教廷的宗教义务，换取了更多政治上的支持，更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地中海帮助威尼斯、压制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战略。当然，随着战事的发展，西班牙人所要投入的兵力和资源也将呈几何级增长。

不过，早在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科尔多瓦及其麾下的西班牙远征军便撤离了战场。因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不满足于仅收获半个那不勒斯的法国再度蠢蠢欲动。1502年夏，法国内穆尔公爵路易先发制人，以上万马步精锐围攻西班牙驻军。仅有4000人的科尔多瓦且战且退，龟缩于那不勒斯东南部的巴列塔港（Barletta）。

法国军队围攻巴列塔港长达半年之久，但科尔多瓦不断从西班牙本土获得增援，最终成功反客为主。1503年4月21日，科尔多瓦主动撤离巴列塔港，移师内陆的切里尼奥拉。法国军队不知是计，尾随而至，最终踏入了科尔多瓦精心布置

▼ 科尔多瓦检视内穆尔公爵路易的尸体



的圈套。西班牙人早已在切里尼奥拉抢占高地、挖掘壕沟、布置鹿砦，由重甲骑兵和瑞士长矛手组成的法国陆军一进入战场，便已然受制于人。但明知地形不利的法军统帅内穆尔公爵路易自恃兵多将广，随即摆出以重甲骑兵冲垮西班牙人两翼、瑞士长矛手中央突击的阵形。结果大批法兰西骑士刚冲入战场，便被鹿砦和壕沟所阻，成了科尔多瓦布署于工事后的上千火绳枪手的活靶子，包括法军统帅内穆尔公爵路易在内的数百名法国骑士当场倒毙。

击退法国重甲骑兵的进攻后，西班牙人的轻骑兵主宰了战场。他们灵活地袭扰着对手阵中的瑞士长矛手，直到己方火绳枪手回到中央战场，西班牙军队才以长矛手和火绳枪手混编的战阵冲出阵地，用一场正面对决将瑞士长矛手陆战无敌的神话撕了个粉碎。溃不成军的法国人被迫全线后撤，而科尔多瓦则趁势追击，一个月后攻占了那不勒斯。但此时路易十二派遣的援军已经赶到战场，双方于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一线展开对峙。

科尔多瓦深知法军兵力雄厚，利在速战，因此故意掘沟筑垒，不与法国人正面交锋。吸取了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失败的教训后，法国人逐渐改进了自己的后勤系统，因此当两军僵持于加里利亚诺河之际，法国舰队便开始为陆军运送补给。但连日的绵绵阴雨，很快便令法军锐气尽失。科尔多瓦抓住战机，于圣诞节当天突然发难，最终令法国军队全线崩溃，不得不撤入海边的加埃塔城，并以极为屈辱的方式从海上撤离意大利。

科尔多瓦的赫赫战功为西班牙赢得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但他本人却未必感到欣喜。就在西班牙与法国签署《布卢瓦条约》前不久的1504年11月26日，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离世，一生为女王鞍马征战的科尔多瓦怅然若失。与此同时，西班牙国内掀起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暗斗，女王的丈夫——西班牙国王斐迪南自认是政权的合法继承者，但女王在遗嘱中除了要求他不再续弦之外，还将王位传给了三女胡安娜。

在一片波诡云谲的气氛之中，胡安娜和丈夫“美男子”腓力从尼德兰启程回国。数月之后，“美男子”腓力离奇死于斑疹伤寒。本就精神不太正常的胡安娜无法接受这个打击，久久不愿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死去。斐迪南随即以爱女已经发疯为名，将其软禁在托尔德西里亚斯城堡之中。

伊莎贝拉女王和“美男子”腓力的相继去世，对西班牙王室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更在日后持续发酵。作为与伊莎贝拉共同执政的“天主教双王”之一，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才干，长期以来都倍受质疑。后世曾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无法分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共同治国期间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妨看看斐迪南单独执政时的功绩。这个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失之公允，毕竟伊莎贝拉女王逝世之时，斐迪南已然 52 岁，才智勇气均开始走下坡路；更何况他所要面对的外部格局，较之与伊莎贝拉共同执政时更为复杂和凶险。

另一边，就在西班牙与法国争夺那不勒斯之际，奥斯曼帝国海军开始大举西进。1501 年 6 月，凯马尔·列伊斯亲率舰队杀入隶属于佛罗伦萨的托斯卡诺群岛（Arcipelago Toscano），并以之为基地袭扰意大利本土。但此刻正身处法国与西班牙角力中心的意大利人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向上帝祈祷异教徒们饱掠之后，尽快离去。

在蹂躏了意大利沿海两个月之后，凯马尔·列伊斯率领舰队继续西行，开始袭扰隶属于西班牙王国的撒丁岛和马略卡群岛，并最终将战火烧到了西班牙本土。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海军曾劫掠了一艘来自美洲的西班牙商船，并在船上第一次看到了代表印第安文明的羽毛头饰和黑曜石武器。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凯马尔·列伊斯率领舰队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但辽阔的大西洋很快便磨灭了这位海军将领的热情，他的舰队最终止步于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此次远航，带来了奥斯曼帝国无尽的想象空间。凯马尔·列伊斯的侄子皮里·列伊斯根据西班牙俘虏的口述和自己的理解，绘制了奥斯曼帝国史上的第一幅世界地图——皮里·列伊斯地图（Piri Reis map）。当然，关于这幅地图未来的争议，那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①

尽管凯马尔·列伊斯结束此次远航后归国不久便病倒了，此后两年里奥斯曼帝国海军也未再主动出击，但盘踞北非各地的海盗集团却受其鼓舞，开始染指西

^① 皮里·列伊斯地图被发现于 18 世纪中叶，由大量局部航海图和一张完整的美洲地图组成。由于图上如南极洲等地区在当时都尚未被发现，因此一度被认定为是后世托古伪作，但经过考古鉴定却意外发现其的确为 16 世纪早期产物，于是各种离奇解读层出不穷。除了比较主流的外星文明遥感监测之外，还有人认为此图出自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之手。